繁花

批註本

BLOSSOMS SHANGHAI

金宇澄 著

沈宏非 批註

姜慶共 排版

中和出版
OPEN PAGE

上帝不響，像一切全由我定……

獨上閣樓四字，係本書最初於網絡連載時作者所用網名〇早產的彩蛋一枚，最好是夜裏。《阿飛正傳》結尾，梁朝偉騎馬覓馬，英雄暗老，電燈下面數鈔票，數清一沓，放進西裝內袋，再數一沓，拿出一副撲克牌，捻開細看，再摸出一副。接下來梳頭，三七分頭，對鏡子梳齊，全身筆挺，骨子裏疏慢肌肉僵硬，骨質疏鬆，最後，關燈。否極泰來，這半分鐘，是上海味道「上海味道」借1960年代香港阿飛還魂。

○開在屋頂斜坡上向外探出的窗，多在老房子閣樓，疑為loft之上海話譯音。

如果不相信，頭伸出老虎窗，啊夜，層層疊疊屋頂，「本灘」的哭腔論哭腔，紹興戲遠勝本灘一籌，霓虹養眼，骨碌碌轉光珠，軟紅十丈，萬花如海。六十年代廣播，是綸音玉詔，奉命維謹，澹雅勝繁華，之後再現「市光」的上海夜，風裏一絲絲蘇州河潮氣，鹹菜大湯黃魚味道尋常市井之味，如今已入廟堂而不復聞於弄堂矣，氤氳四繚，聽到音樂裏反覆一句女聲，和你一起去巴黎呀一起去巴黎呀去巴黎呀。對面有了新房客了，窗口掛的小衣裳，眼生的，黑瓦片上面，幾支白翅膀飄動。

•滬劇前身之原生江浙滬花鼓戲，清代道光年間分支為上海本地灘簧，簡稱「本灘」。

八十年代，上海人聰明，新開小飯店，挖地三尺，店面多一層，

閣樓延伸。這個階段，乍浦路黃河路等等，常見這類兩層結構，進賢路也是一樣，進店不便抬頭，欄杆裏幾條玉腿，或豐子愷所謂「肉腿」高懸，聽得見樓上講張，加上通風不良的油鑊氣，男人覺得鶯聲燕語，吃酒就無心思 一部《繁花》，正是這類「兩層結構」小飯店格局，作者自身走位，就在「挖地三尺」之處，擺得低，走得正。

古羅馬詩人有言，不褻則不能使人歡笑。

一段定場詩，無韻無律，卻有聲有色；貌似語無倫次，實則款曲暗通。紛紛亂入之恍惚碎片，每片都是所謂「上海味道」標籤，把這座城市貼得滿頭都是。啊夜。

○形成於1980年代早期的食街，店主多為社會人，出品亦多有來歷不明之生造，江湖稱「模子菜」。

○蘇白「聊天」之意。元末張士誠稱王於蘇州，名望甚高，朱元璋滅張之後，嚴禁民間提及此人，不許「講張」。

•豐子愷1934年8月15日寫於杭州招賢寺之同名文章，對照「勞動者勞作的肉腿」和「繁華世界」「舞場裏、銀幕上」「忙着活動的肉腿」，肉感地表現了一個讀書人的良心發現。此前一年，長篇小說《子夜》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，開篇也有對「上海肉腿」令人難忘之自然主義描摹。

•此詩嘗為錢鍾書《管錐編》引用，並提及《金瓶梅》第六七回溫秀才語：「自古言：不褻不笑。」古羅馬詩人不可考，同樣不可考的一位古三星堆詩人言：「褻」後之悲，是大慟，是真空。等於——不褻則不能使人由悲慟而墜空。

目　錄

引子　1

壹章
- 壹　17
- 貳　23
- 叁　29
- 肆　34

二章
- 一　45
- 二　47
- 三　56

叁章
- 壹　62
- 貳　70
- 叁　75

四章
- 一　81
- 二　89

伍章
- 壹　97
- 貳　103
- 叁　109

六章
- 一　119
- 二　128

柒章
- 壹　138
- 貳　141
- 叁　144

八章
一 153
二 155

玖章
壹 171
貳 177
叁 185

十章
一 194
二 200

拾壹章
壹 208
貳 218
叁 226

十二章
一 236
二 238

拾叁章
壹 253
貳 261

十四章
一 275
二 280
三 284

拾伍章
壹 288
貳 294
叁 300

十六章
一 315
二 321

拾柒章
壹 330
貳 348

十八章
一 356
二 358

拾玖章
壹 371
貳 378
叁 389

二十章
一 397
二 400
三 405

貳拾壹章
壹 412
貳 416
叁 427

二十二章
一 433
二 443

貳拾叁章
壹 452
貳 459
叁 466

二十四章
一 477
二 485

貳拾伍章
壹 498
貳 508
叁 514

二十六章
一 524
二 525

貳拾柒章
壹 541
貳 544
叁 548
肆 555
伍 563

二十八章
一 567
二 568

二十九章
一 584
二 587

三十章
一 604
二 615

三十一章
一 624
二 633

尾聲 641

跋 673

代後記一
老金不響，像一切全由我做主
沈宏非 676

代後記二
做了一回「排版師傅」
姜慶共 680

引　子

滬生經過靜安寺菜場，聽見有人招呼，滬生一看，是陶陶，前女朋友梅瑞的鄰居。滬生説，陶陶賣大閘蟹了 蟹者，味至甘，性至寒，倏忽一秋，盛極而衰。開口第一句就説蟹，秋氣側漏，敗局底定。陶陶説，長遠不見，進來吃杯茶。滬生説，我有事體。陶陶説，進來嘛，進來看風景。滬生勉強走進攤位。陶陶的老婆芳妹，低鬟一笑説，滬生坐，我出去一趟。兩個人坐進躺椅，看芳妹的背影，婷婷離開。滬生説，身材越來越好了。陶陶不響 此處響起第一個不響。滬生説，老婆是人家的好，一點不錯。陶陶説，我是煩。滬生説，風涼話少講。陶陶説，一到夜裏，芳妹就煩。滬生説，啥。陶陶説，天天要學習，一天不學問題多，兩天不學走下坡，我的身體，一直是走下坡，真吃不消 感覺身體被掏空，有蟹意。滬生説，我手裏有一樁案子，是老公每夜學習社論，老婆吃不消。陶陶説，女人真不一樣，有種女人，冷清到可以看夜報，結絨線，過兩分鐘就講，好了吧，快點呀。滬生説，這也太嚇人了，少有少見。陶陶説，湖心亭主人的書，看過吧。滬生説，啥。陶陶説，上下本《春蘭秋蕊》，清朝人寫的。滬生説，不曉得 此書，作者自己也不曉得，只有天曉得。陶陶説，雨夜夜，雲朝朝，

。舊上海話所謂「茶」，一般指涼白開，放了茶葉叫「茶葉茶」，有茶無茶，外省讀者，不可不察。

小桃紅每夜上上下下，我根本不相信，討了老婆，相信了。滬生看看手錶說，我走了。陶陶說，比如昨天夜裏，好容易太平了，半夜弄醒，又來了。滬生不響。陶陶說，這種夫妻關係，我哪能辦。滬生不響 飢漢遇飽漢。陶陶說，我一直想離婚，幫我想辦法。滬生說，做老公，就要讓老婆。陶陶冷笑說，要我像滬生一樣，白萍出國幾年了，也不離婚。滬生訕訕看一眼手錶，準備告辭。陶陶說，此地風景多好，外面亮，棚裏暗，躺椅比較低，以逸待勞，我有依靠，篤定。滬生說，幾點鐘開秤。陶陶說，靠 接近 五點鐘，我跟老阿姨，小阿姐，談談斤頭 即討價還價，也有言外之意，講講笑笑，等於軋朋友。陶陶翻開一本簿子，讓滬生看，上面謄有不少女人名字，地址電話。陶陶撣一撣褲子說，香港朋友送的，做生意，行頭要挺，要經常送蟹上門，懂我意思吧，送進房間，吃一杯茶，講講人生。滬生不響。

此刻，斜對面有一個女子，低眉而來，三十多歲，施施然，輕搖蓮步。陶陶低聲說，看，來了，過來了。陶陶招呼說，阿妹。女子拘謹不響。陶陶說，阿妹，這批蟹，每一隻是讚貨，昨天我已經講了，做女人，打扮頂重要，吃到肚皮裏，最實惠。女子一笑。陶陶說，阿妹，我總歸便宜的。女子不響，靠近了攤前。此刻，滬生像是坐進包廂，面前燈光十足，女人的頭髮，每一根發亮 風景一到，蟹攤秒變包房，一雙似醒非醒丹鳳目，落定蟹桶上面。陶陶說，阿妹是一個人吃，一雌一雄，足夠了。女子說，阿哥，輕點好吧，我一個人，有啥好聽的。陶陶說，獨吃大閘蟹，情調濃。女子說，不要講了，難聽吧。陶陶說，好好好。陶陶走到外面，移開保溫桶玻璃板，兩人看蟹，說笑幾句 共讀《西廂》既視感。女子徘徊說，我再看看，再看看。也就走了。

陶陶轉進來說，已經來幾趟了，像跟我談戀愛，一定會再來。滬生不響。陶陶說，這種搭訕，要耐心，其實簡單，大不了，我送蟹上門。滬生說，我走了。陶陶說，我真是不懂，女人看蟹的眼神，為啥跟看男人一樣 以蟹自況，上身了。滬生笑笑不響，走出攤位。陶陶跟上來，拿過一隻蒲包 用香蒲葉或蘆葦編織而成，蟹季用來裝蟹 說，一點小意思。滬生推辭說，做啥。陶陶說，我朋友玲子，最近跟男人吵離婚，麻煩滬生幫忙。滬生點頭，拿出名片，陶陶接過說，我其實，認得一個女律師，以前是弄堂一枝花，現在五十出頭了 三句不離本行。滬生打斷說，我走了。陶陶說，上個月，我幫客戶送蟹，走進 15 樓 A，一個女人開門，原來就是一枝花，結果呢，三談兩談，提到以前不少事體，比較開心，過幾日，我又去了一趟，再後來嘛，懂了吧。陶陶拍了滬生一記。滬生覺得心煩，身體讓開一點。陶陶說，有意思吧。滬生說，七花八花，當心觸霉頭 倒霉。陶陶說，女人是一朵花，男人是蜜蜂。滬生說，我走了。滬生拿過蒲包，朝陶陶手裏一送，立刻離開。三天後，陶陶來電話，想與滬生合辦小旅館，地點是恆豐路橋，近火車站，利潤超好。滬生一口拒絕，心裏明白，陶陶賣蟹，已經賣出了不少花頭，再開旅館，名堂更多。芳妹，真也是厲害角色，老公不太平，每夜就多交公糧 上海灘，酒不是色媒。好辦法。

○當年律師，所接大都為離婚官司，市面上商業糾紛不多，更無高標經濟官司可打。事實上離婚官司也沒啥油水，原告被告，家中皆無餘糧。

以前，滬生經常去新閘路，看女朋友梅瑞。兩個人是法律夜校同學，吃過幾趟咖啡，就開始談。八十年代男女見面，習慣坐私人小咖，地方暗，靜，但有蟑螂。一天夜裏，兩人坐進一家小咖啡館。梅瑞說，真想不到，滬生還有女朋友，腳踏兩隻船。滬生說，是的，

名字叫白萍。梅瑞說，一個月見幾次面。滬生說，一次。梅瑞說，好意思吧。滬生說，別人介紹的，相貌一般，優點是有房子 潛台詞：那不是真愛。梅瑞說，滬生太老實了，樣樣會跟我講。滬生說，應該的。梅瑞一笑說，我姆媽早就講了，做人，不可以花頭花腦，騎兩頭馬，吃兩頭茶，其實呢，我也有一個男朋友，一直想跟我結婚，北四川路有房子 三言兩語順勢扯平，an affair 扭轉為 a fare affair，不動聲色，見功力——竟不知該誇梅瑞還是該讚作者。滬生說，條件不錯。梅瑞說，我根本不想結婚。滬生不響。梅瑞說，一講這種事情，我就不開心。滬生不響。梅瑞的身體，也就靠過來。

兩個人見面，一般是看電影，逛公園。美琪，平安電影院，設有情侶咖啡館，伸手不見五指，一排排卡座，等於半夜三更長江輪船統艙，到處是男女昏沉發夢之音。有一次，梅瑞與滬生坐了幾分鐘，剛剛一抱，有人拍一記梅瑞肩胛。梅瑞一嚇，滬生手一鬆，也就坐正。卡座上方，立有一個黑寶塔樣子女人，因為暗，眼白更高。滬生感覺到梅瑞身體發硬，發抖 身體尚未完全脫離接觸。梅瑞對黑寶塔說，拍我做啥，有事體，講呀。黑寶塔說，梅瑞呀，大家是姊妹淘，手帕交呀，不認得我了。梅瑞呆了一呆說，我現在有事體。黑寶塔指指前面卡座說，好，我先過去坐，四個人，準定一道吃夜飯，再去逛南京路 約逛南京路，郊縣人身份暴露。黑寶塔離開，移向前方，矮下去，與朦朧壁燈，香煙頭星光，融為一體。梅瑞不響。滬生輕聲說，現在有啥事體，梅瑞準備做啥事體呢 會聊。梅瑞照準滬生大腿，狠捏一記說，馬上就走，快點走，快，到了這種暗地方，還碰到熟人，算我倒霉，觸霉

。現已改為外國服裝店，1930年代係西班牙駐滬領事館所在，1960年代中期更名為平安電影院。在張愛玲印象裏是「全上海唯一的一個清潔的二輪電影院，灰紅暗黃二色磚砌的門面，有一種針織粗呢的溫暖感，整個建築圓圓的朝裏凹，成為一鈎新月切過路角」。

頭 這種地方其實最容易碰到熟人，逆向的燈下黑，老司機都懂的。兩人滋味全無，踮了腳悄悄出來，發覺是大太陽下午三點鐘。梅瑞懊惱說，這隻黑女人，學農時期房東女兒，有過幾次來往，為啥還要見面，怪吧。滬生說，就這樣不辭而別，不大禮貌吧。梅瑞說，已經結了婚的女人了，從浦東擺渡到市區來，鑽到這種暗地方吃咖啡，肯定是搞腐化 並非今之「搞腐敗」。1980 年代之前的上海話裏，特指亂搞男女關係。滬生笑笑。梅瑞說，我等於居委會的老阿姨，一開口，就是搞腐化。滬生說，是呀是呀，《金陵春夢》一開口，就是娘希匹 寧波粗口，《侍衛官日記》翻開來，就是達令，達令，達令長，達令短。

○《金陵春夢》，章回體小說，1970 年代後期內部發行；「達令」(darling)係小說中蔣宋二人昵稱。

梅瑞讀夜校，三個月就放棄了，經常來校門口，等滬生下課，兩人去吃點心 三個月，夜校變夜宵，蕩馬路，有時蕩到新閘路底蘇州河旁邊，滬生再送梅瑞進弄堂，獨自回武定路。有一次，梅瑞打來傳呼電話說，滬生，我姆媽去蘇州了，談塑料粒子 石油高分子原料，當時緊俏搶手 生意，夜裏不回來，滬生過來坐。這天夜裏，滬生走進這條新式弄堂，曾經住過電影皇后阮玲玉，上三樓，每層三戶，每家一塊門簾。兩個人吃茶，後來，梅瑞靠定了滬生，粘了一個半鐘頭，滬生告辭。從此，滬生經常到三樓，撩開梅家門簾。新式里弄比較安靜，上海稱「鋼窗蠟地」。梅家如果是上海老式石庫門前廂房，彈簧地板，一步三搖，板壁上方，有漏空隔柵，鄰居罵小囡，唱紹興戲，處於這種環境，除非兩人關滅電燈，一聲不響，用太極靜功。滬生有時想，梅瑞無

•洋房，石庫門式樣，新閘路 1124 弄 9 號沁園村。1933 年唐季珊以十根金條買下整棟贈予阮玲玉，阮搬入後直到 1935 年 3 月 8 日凌晨於此服安眠藥自殺。

○「靠定」可做「靠住」解，亦可諧音舊上海話裏的「敲定」，指「確定關係」，英文 go steady，亦可做名詞，即「已經確定了關係的對象」。

所顧忌，是房子結構的原因 與新式里弄比，上海老式石庫門確實欠私密，搞秘密活動，容易走漏風聲。

有一次梅瑞說，講起來，我做外貿，收入可以，但現在私人公司，賺的米更多，我只想跟私人老闆合作。滬生說，我有一個老朋友，做非洲百貨，也做其他。梅瑞說，叫啥名字。滬生說，叫阿寶。梅瑞拍一記滬生說，啊呀呀，是寶總呀，大名鼎鼎，經常來我公司，跟我同事汪小姐做業務。滬生不響 咯噔一聲，心裏響了。梅瑞說，我開初以為，這個寶總，花頭十足，肯定跟汪小姐有情況了。滬生說，談戀愛。梅瑞說，汪小姐早有老公了。滬生說，這肯定就是一般關係，阿寶是我幾十年的老朋友，只做正經生意，不考慮越軌投資，相當至真，我可以介紹。梅瑞雙頰一紅 紅得蹊蹺 說，汪小姐，一定不開心的。滬生說，無所謂，下一個禮拜，我請客。到了這天，兩人走進梅龍鎮酒家，梅瑞一身套裝，香港中環新品，三圍標準，裁剪得當，頭髮新做，濃芬襲人，坐了一刻，拿出化妝鏡照幾次。滬生說，跟我赤膊弟兄 即「穿一條褲子長大的兄弟」，又稱「出窟兄弟」碰頭，梅瑞就是家常汗衫打扮，腳底一雙拖鞋，阿寶照樣笑眯眯。梅瑞說，要死了，要我穿拖鞋汗衫來吃飯，瞎七搭八，我當然要正裝的。講到此刻，阿寶走進來，大家寒暄一番。阿寶說，梅小姐是滬生的朋友，就是我朋友，生意上面，以後儘管聯繫。梅瑞笑一笑說，寶總，認不得我了。阿寶不響。梅瑞說，我是汪小姐同事呀。阿寶一呆，跌足道，啊呀呀呀，對不起，真對不起。梅小姐這天，淺笑輕顰，吐屬婉順，一頓飯，三個人相談甚歡，十分愉樂 三人組「外貿協會」。

○「米」即錢；掙錢，1980年代上海切口曰「背米」，今已廢。

•Since1938，海派川揚菜餐廳，也是民國特工活動熱點，原址在靜安別墅，1943年遷至南京西路現址至今。

私人公司，並無進出口權，接了外商訂單，必須掛靠國營外貿

公司操作。有一日，阿寶與汪小姐打電話。阿寶說，汪小姐，真對不起，有一位大領導 大領導躺槍，最近發了條頭 吩咐，命令，要我的業務單子，讓貴公司梅瑞去做，以後，我只能與梅瑞聯絡了，其中道理，汪小姐應該懂的，抱歉。汪小姐不響。阿寶說，我只能聽命，另外，梅瑞並不知情，完全是大領導的意思，請理解我。汪小姐黯然說，是吧。阿寶說，不開心了。汪小姐說，哪裏會，廣東人講了，生意大家做，鈔票大家賺。阿寶說，不好意思。汪小姐說，大領導是啥人。阿寶說，不開心了。汪小姐說，無所謂，我理解萬歲 1980 年代著名口號，與「時間就是金錢，效率就是生命」等並列「十大」。阿寶敷衍幾句，掛了電話，心裏明白，汪小姐一定有所謂，以前幾次邀飯，提及丈夫宏慶，頗多不滿，阿寶始終裝聾作啞，與國貿打交道，借殼生蛋，做成每一筆生意，結匯之後，照規矩支付康密遜（commission，傭金），不牽涉感情，因此現在，汪小姐只能理解萬歲，如果兩人有一絲曖昧，就要一作二跳，麻煩不斷。

從此以後，阿寶到公司，先對汪小姐打招呼，再與梅瑞談業務，相當和順。梅瑞高興，難免於滬生面前，數度提到阿寶。春天到了，梅瑞約了滬生，阿寶，到西郊公園看了櫻花，吃一頓夜飯。兩男一女，燈下談談，窗外落雨，案前酒濃，印象深刻。春夜適逢各種飛禽走獸發情期，滿園叫春啼不住，作為兩男一女曖昧小飯局的 BGM，相當助興。

上海最有名的動物園，每份一角五分「爛糊肉絲」蓋澆飯是公園餐廳裏當年的網紅產品。又稱「貓污（屎）蓋澆飯」。

一個月後，滬生與梅瑞約會。梅瑞踱出美麗園的公司大門，懨懨不歡。兩個人剛走到靜安寺，梅瑞說，我想回去了。滬生說，感冒了。梅瑞說，我與滬生的關係，還是告一個段落，可以吧 過河拆橋。滬生說，跟北四川路男朋友，預備結婚了。梅瑞搖手說，我想靜一靜。滬生不響。梅瑞說，以後，我做滬

生的妹妹，可以吧 套路太老。滬生說，可以。梅瑞說，妹妹對哥哥，可以講一點想法吧 也是移步換景。滬生說，可以的。梅瑞說，我最近，一直跟姆媽吵，我姆媽覺得，滬生缺房子，父母有「文革」嚴重問題 兩大硬傷，前者最硬。滬生說，我懂了。梅瑞說，不好意思。滬生不響。梅瑞頹然說，其實，主要是我崇拜一個男人。滬生說，我明白了。梅瑞說，這個男人，我現在繞不過去了。滬生說，明白了。梅瑞說，啥人呢。滬生說，阿寶。梅瑞歎息說，我只能老實講了，我第一趟看見寶總，就出了一身汗，以後每趟看到寶總，我就出汗，渾身有螞蟻爬 借用現在賣茶葉套路，這叫「體感」，一直這副樣子，我不想再瞞了。滬生說，應該講出來。梅瑞說，寶總對我，有議論吧。滬生說，如果有，我會講的。梅瑞說，寶總根本不注意我，一直不睬我。滬生說，阿寶忙，只做外貿。梅瑞說，寶總以前，談過幾個女朋友呢。滬生說，一言難盡。梅瑞說，為啥分手的。滬生說，我不了解。梅瑞說，我已經想好了，我要跟定寶總，毫無辦法了，我崇拜實在太深了。滬生說，生意上面，真可以學到不少門檻 竅門。梅瑞說，寶總以前女朋友，為啥分手的。滬生不響。梅瑞說，是寶總提出分手，還是。滬生搔頭說，這個嘛。梅瑞說，寶總對我，如果有了想法，滬生要告訴我。滬生說，一定。梅瑞悵然說，我現在，只想曉得寶總的心思。梅瑞講到此地，落了兩滴眼淚。一個月裏，完成過河拆橋以及用拆掉的舊橋再搭新橋，梅小姐端的好手段。但世上並沒有情場賭場雙雙得意這等好事，蒼天又曾饒過誰。

兩個人關係，就此結束 手起刀落，刀筆本刀。到 1990 年某天夜裏，滬生路遇陶陶。陶陶說，滬生做律師了。滬生笑笑。陶陶說，結婚了一年，老婆就出國了。滬生說，哪裏來的消息。陶陶說，據

說滬生當時，只想跟白萍結婚，因此藉口介紹業務，幫梅瑞介紹了阿寶，然後抽身撤退，好辦法。滬生笑笑說，哪裏聽來的。陶陶說，梅瑞講的 反咬一口。滬生不響。陶陶說，這個寶總嘛，據說也是滑頭貨色，不冷不熱，結果，梅瑞只能跟北四川路男人結婚了。滬生看看手錶說，我現在有事體，先走了。陶陶說，女人真看不懂，經常講反話，比如喜歡一個男人，就到處講這個男人不好，其實心裏，早就有想法了，已經喜歡了，對不對。滬生轉身說，以後再講吧。陶陶拉緊滬生說，最近有了重大新聞，群眾新聞 彼時尚無「社會新聞」一詞，要聽吧。滬生說，我現在忙，再會。陶陶說，相當轟動。滬生說，陶陶講的轟動，就是某某人搞腐化，女老師歡喜男家長，4 號裏的十三點，偷鄰居胸罩 偷胸罩除了個人興趣，當年亦不無實用企圖。陶陶說，絕對有意思，我講了。滬生說，我現在忙，有空再講。陶陶拉緊 不直寫滬生欲走 滬生說，我簡單講，也就是馬路小菜場，一男一女兩個攤位。滬生說，放手好吧。陶陶鬆手說，當中是小馬路，男的擺蛋攤，馬路對面的女人，年長幾歲，擺魚攤 兩檔合併，可以開「魚蛋檔」了。滬生說，簡單點。陶陶說，馬路上人多，兩個人互相看不見，接近收攤階段，人少了，兩個人就互相看。滬生說，啥意思。陶陶說，雞蛋賣剩了半箱，魚攤完全出貨，自來水一沖，離下班還有三刻鐘，男女兩人，日長事久，眉來眼去，隔了馬路，四隻眼睛碰火星 常吃雞蛋、小黃魚有益視力乎，結果呢。滬生說，互相送雞蛋，送小黃魚。陶陶說，錯，雞蛋黃魚，有啥意思，到這種階段，人根本吃不進，因為心裏難過，要出事體了 絕倒。滬生說，吃不進，生了黃疸肝炎。陶陶說，瞎講有啥意思。滬生看手錶。陶陶說，街面房子 36 號，有

○此處提及黃疸，當為1988年因生食不潔毛蚶而爆發肝炎流行之井繩。發病者90%以上出現黃疸。

一個矮老太，一米四十三，天氣熱，矮老太發覺，太陽越毒，越熱，賣魚女人的台板下面，越是暗，賣魚女人，岔開兩條腳膀，像白蝴蝶，白翅膀一開一合。矮老太仔細一看，要死了，女人裙子裏，一光到底。

○洞隱燭微、淪肌浹髓、皆因一米四十三。〇類似場面，可參見《尤利西斯》第十三章《瑙西卡》以及1967年同名電影，少女格蒂在海灘上面向布魯姆撩高裙裾。

滬生轉過面孔說，好好好，我現在有事體，先走了。陶陶扳過滬生的肩胛說，天底下，聽過這種精彩故事吧，聽我講呀。滬生說，簡單點好吧。陶陶說，大太陽，天熱，攤頭下面一暗，就有秘密，街面房子 36 號矮老太，平時老眼昏花，張張鈔票，要摸要捏，但是看遠，等於望遠鏡，看得到女人下面張開的白翅膀 翼然。滬生看錶說，我時間緊張，再講吧。陶陶拉緊滬生說，女人兩眼定漾漾，看定賣雞蛋的男人，矮老太當場吐一口痰，鞋底搨了幾記講，是我倒霉，觸霉頭，我今朝倒霉了，倒灶了「倒霉」「觸霉頭」及「倒灶」，皆是北方話「背運」之意，實在下作呀。滬生說，好了，我聽過了，可以走了吧。陶陶說，為啥要走。滬生說，這有啥呢，台子下面，屬於私人事體，不影響賣菜。陶陶說，試試看好吧，天天這副樣子，滬生吃得消，我吃不消，賣蛋男人吃不消，就要出重大新聞了。滬生說，我走了，過幾天再講。陶陶笑說，壽頭 吳方言，「傻 ×」或「搞不清狀況的傻 ×」之意，好故事，為啥要分開講，我不穿長衫不搖摺扇，不是蘇州說書，揚州評話《皮五辣子》據說是韋小寶原型，硬吊胃口做啥，碰得到這種人，我吃癟 即北方話「沒轍」。

•Since1928，上海老牌西點店，爆款是「法式栗子蛋糕」「哈斗」和「摜奶油」，先開在張愛玲住的赫德公寓底層，後遷至南京西路現址。

滬生看看手錶，阿寶約定八點半，「凱司令」咖啡館碰頭。滬生說，講得再簡單點。陶陶說，講到後面，越來越緊張。滬生說，結果呢。陶陶說，老太婆

36 號，曉得吧，等於極司菲爾路 76 號 汪偽特工總部所在地 女特務，馬上奔到居委會報告。居委會講，老阿太，這叫「孵豆芽」，以前外鄉遊民，早吃太陽，夜吃露水，衣衫不全，常常三人合穿褲子，一條短褲輪流穿，不稀奇，現在上面的要求，只要不是當場搞腐化，居委會不管賬的。老太胸悶 上海話「鬱悶」之意，並非病症，決定一清早去等人，等啥人呢。滬生説，我不曉得。陶陶説，魚攤女人的老公，每天蒙蒙亮，騎腳踏車，送女人到菜場上班，夫妻坐下來，吃了豆漿，粢飯 糯米飯糰，可裹油條，老公踏車子去上班。滬生説，簡單點好吧。陶陶説，這天，男人的車子一轉彎，36 號老太上來招呼，攀談幾句，事體就全部兜出來，男人根本不相信。36 號老太講，弟弟呀，自家女人，自家要曉得呀，男人一呆。滬生説，呆啥？要我就不相信，弄堂老太婆的屁話，啥人會聽。陶陶説，當然會相信，表面不響，心裏相信，只要是男人，板定前前後後，要去想了。滬生説，別人想啥，陶陶也曉得。陶陶説，我長話短講，其實這一段，單獨就可以講幾個鐘頭。滬生説，看別人闖禍，有啥味道呢。陶陶説，36 號老太厲害，男人從此開始留心，心裏味道，已經不一樣了，表面不翻底牌，暗地裏一直看老婆，橫看豎看，白天夜到，渾身上下，裏裏外外，我講起來，幾個鐘頭也不止 批者且替陶陶喝一口水。滬生看錶説，到底準備講多少鐘頭。陶陶加快速度説，老公每天做早，中班，了解情況比較難，委託一個弄堂朋友，如果老婆有動向，馬上彙報。幾天後，彙報上來了，一般是吃中飯前後，女人先回來，過一刻鐘，賣蛋男人就跟進大弄堂，進了門，上了三層樓，這隻門牌，一共有三樓，上班階段，樓上樓下，大人小人，一個不見，再過一個多鐘頭，賣蛋男人推開門，低頭出來，慢慢走出大弄堂。

喬鄆哥揭發姦情，一是捱了王婆的打，二是跟武大有交情，36 號老太的這種「不忿」，只能理解為「正義衝動」。

滬生頹然說，有這種斷命的 與英語類似的 d**n、f**king 比較，「斷命的」在語感上更接近 bloody 彙報，真要出大事體了。陶陶說，是呀是呀，老公叫了三個小徒弟，加上弄堂朋友，五個人，跟李士群 辦這種小事出動吳四寶（均為汪偽特務）足夠了 也差不多了，佈置任務，這天一早，先到棉紡廠上班，然後手錶對好，調休出廠，十一點半多一點，弄堂朋友，先到弄堂修鞋攤旁坐定，看見賣魚女人下班回來，開鑰匙進門，不必做手勢，此刻，其他人，坐進一條馬路開外「大明」飲食店，吃澆頭麵，然後看見賣蛋男人跟進弄堂，推門進去，弄堂朋友立起來，離開修鞋攤 修鞋攤，諜戰片標配，急步走到「大明」，三個小藝徒，吃豬肝麵加素雞 準備幹力氣活，男人不叫麵，毫無胃口，面孔變色，弄堂朋友朝男人點一點頭，男人也點頭，香煙一撳，立起來，小徒弟吃得頭衝到碗裏，稀裏呼嚕，筷子一摜，大家出來，從賣蛋男人進門，到這段時間，大概廿分鐘，前後快走，跑進弄堂，望到三樓，窗簾布已經拉攏，看錶，廿五分，嘴巴一動，男人帶一個小徒弟搶上樓去，另外兩個徒弟，前後弄堂把守，防止賣蛋男人翻屋頂，弄堂朋友只做密探，現在裝聾作啞，一點不管賬，靠定牆壁抽香煙，結果嘛。陶陶手捂胸口，像是氣急，一時講不出話來。

○此處，批者必須右手捂胸口左手手動點讚！多機位，全視角，長鏡頭，大特寫，點、面、線，無縫連接，沒毛病。

此刻，滬生的心相 心情、心境、心氣兒，已不疾不徐，即便阿寶久等，腳底難移半步。看眼前的陶陶，講得身歷其境，滬生預備陶陶拖堂，聽慢《西廂》，小紅娘下得樓來，走一級樓梯，要講半半六十日，大放噱 說書先生套路，賣關子，也要聽。滬生

●此刻之前，敘述之推進，並非一捧一逗，有問有答，不像冷子興賈雨村那麼一搭一檔，而是反其道而行之，一人急於講，一人不耐煩，在吞吞吐吐、但開但闔、半推半就間成就一段緊拉慢唱，於一氣呵不成之間一氣呵成，絕妙之筆。

說，慢慢講，賣蛋男人，又不是陶陶，緊張啥。陶陶說，太緊張了，我講一遍，就緊張一遍 斯坦尼上身。滬生說，弄別人老婆，火燭小心。陶陶說，是吧，滬生跟我仔細講一講。滬生說，搞啥名堂，現在，我是聽陶陶講呀，腦子有吧。陶陶笑笑。滬生說，一講這種事體，陶陶就來精神。陶陶說，有精神的人，第一名，是賣魚女人的老公 可發一噱，弄堂白天人少，師徒咚咚咚跑上樓梯，房門哐啷一記撞穿，棉紡織廠保全工，力氣用不光，門板，「斯必令」門鎖 彈簧鎖，英語 spring 的上海話音譯，全部裂開彈開，下面小徒弟望風，喉嚨山響，因為車間裏機器聲音大，開口就喊，不許逃，房頂上有人，已經看到了，阿三呀，不許這個人逃，不許逃，我看到了，嚯隆隆隆隆。這一記吵鬧，還了得，前後弄堂，居民嘩啦啦啦啦，通通跑出來看白戲，米不淘，菜不燒，碗筷不擺，坐馬桶的，也跳起來就朝外面奔 再發一噱，這種事體，千年難得。滬生說，好意思講馬桶，再編。陶陶說，是百分之一百的事實呀，居委會幹部，也奔過來看情況，四底下，吵吵鬧鬧，嚯隆隆隆隆，隔壁一個老先生，以為又要搞運動了，氣一時接不上，褲子濕透 一發絕倒。滬生一笑說，好，多加澆頭，不礙的。陶陶說，句句是真呀，只一歇的工夫，老公跟徒弟，拖了這對露水鴛鴦下來，老公捉緊了賣魚女人，徒弟押了賣蛋男人，推推搡搡，下樓梯，女人不肯跨出後門。老公講，死人，走呀，快走呀，到居委會去呀。賣魚女人朝後縮，賣蛋男人犟頭頸，等男女拖出門口，居民哇啦一叫，倒退三步，為啥，兩個人，一絲不掛，房子裏暗，女人拖出後門，渾身雪雪白，照得人眼睛張不開 近乎無限透明的白，女人一直縮，拖起來，蹲下去。老公講，快走，搞腐化，不要面孔的東西，去交

○棉紡廠向為女工世界，廠裏為數不多之男性，多為機修工（保全工），極受女工歡迎。不過當此捉姦之際，上海傳統紡織行業已開始走下坡路，這群兄弟自身難保，離下崗不遠矣。

代清爽，快。老公強力一拖，女人朝前面走兩步，上下兩手捂緊，蹲了不動 危難之中尤能採用這種體位的，要麼是本能，要麼就是老吃老做老司機。賣蛋男人拖出後門口，跌了一跤，周圍老阿姨小舅媽，忽然朝後一退，吃吃吃窮笑 一跌一退外加一笑，嚴峻態勢下陡出笑柄，勝卻人間無數。小徒弟講，娘皮，走不動了是吧，起來。居委會老阿姨，馬上脱一件衣裳朝女人身上蓋，高聲講，大家不許動，回去冷靜解決問題，快回去，聽到了吧 老阿姨厚道，深明大義。此刻，老公回轉頭來，忽然推開徒弟，朝賣蛋男人撲過去，兩手一把揑緊男人臍下這件家生 上海話，家具，工具，可以引申為那話兒，傢伙事兒，用足力道，硬拗。賣蛋男人痛極，大叫救命。大家方才明白，賣蛋男人從樓上房間捉下來，拖到後門口，這一件家生，真正少見的寶貨，不改本色，精神飽滿，十足金的分量，有勇無謀，朝天亂抖 八字秒殺《控鶴監秘記》。老公一把揑緊家生，像拗甘蔗，拗胡蘿蔔一樣窮拗。老公講，搞，現在搞呀，搞得適意 上海話，爽 是吧，再搞，搞。賣蛋男人大叫。戶籍警跑過來，運足渾身力道，窮喊一聲講，喂，喂喂喂，文明一點好吧，讓開，大家快讓開。

滬生説，這對鴛鴦，太可憐了。陶陶説，老公發怒了。滬生説，拖了赤膊老婆出門，有面子，有意思吧。陶陶説，上海人對老婆好，啥地方好。滬生説，法國男人，發覺老婆有情況，一般是輕關房門。陶陶笑説，這就是玲瓏，梅瑞講過，法國男人最玲瓏，是天底下最佳情人，最壞的老公，不過嘛。滬生説，啥。陶陶壓低聲音説，法國男人眼裏，天下女人，全部可以上鈎，只要有耐心 煞有介事。皆是電影、小説書裏看來。滬生説，關鍵階段，就要看素質。陶陶説，是呀是呀，低檔小市民，惡形惡狀，又罵又打，心情可以理解。滬生説，這個老公，自以為勇敢，其實最齷齪，不讓老婆穿衣裳，等於自家

剝光，有啥面子，發啥火呢。陶陶說，真坍台 江浙梨園術語，演砸了，引申為「丟臉」。滬生說，曉得上帝吧。陶陶說，耶穌，還是玉皇大帝。滬生說，古代有個農村女人，做了外插花事體，廣大群眾準備取女人性命，耶穌就講了，如果是好人，現在就去動手。結果呢，大家不響了，不動了，統統回去淘米燒飯，回去睏覺。陶陶說，耶穌辣手 厲害。滬生說，耶穌眼裏，天底下，有一個好人吧，只要腦子裏想過，就等於做過，一樣的 從《蔣介石日記》中挑出青壯年時期翻上幾頁，就會不能再同意滬生，這有啥呢，早點回去燒飯燒菜，坐馬桶。陶陶說，耶穌有道理，以後再碰到這種齷齪事體，我回去睏覺。滬生看看錶說，好了，我走了。陶陶說，再講講嘛。滬生笑說，已經十足金，甘蔗，蘿蔔，加油加醬了，還不夠。陶陶說，這是事實呀。

○婚外情，上海話叫「外插花」，來源於相聲術語，即與正活無關之包袱。網絡用語，又近似於「開外掛」。接下來，讀者諸君就會看到，《繁花》作者頻頻出戲，或假角色之口，或以作者之名，列舉名物，喋喋不休，不勝枚舉乃至窮舉，大肆鋪陳，大做「外插花事體」。而這一段引子以及引子裏的這一通八卦，更是全書之外插花，而所謂批註者，就是外插花之外的外插花了，賽過槓頭開花。作者於明處濫用說書伎倆，卻暗揣錢鍾書三十歲著《圍城》時「想用小說原本技巧打敗小說」之機心，外插花之外外插花，花插插花插插地插出了滿紙繁花。

這天夜裏，滬生走進咖啡館，見阿寶旁邊，穩坐一位汪小姐，即梅瑞的同事，另一位美女叫李李，高挑身材，明眸善睞。汪小姐說，滬先生久仰，我來介紹，這位是我朋友李李，最近盤了一家飯店，新舊雙方，想保持營業，無縫交接，請滬先生理順關係。滬生摸出名片說，儘量幫忙 有油水的業務開始來了。李李說，滬先生多關照。滬生說，聽口音，李小姐是北面人。李李說，是呀，我以前到深圳工

•先出「陶」，後有「李」，然此「桃李」二人，自始至終全無半絲瓜葛，無投亦無報，蹊蹺蹊蹺。

作，來上海只有幾年。汪小姐說，李李走 T 台，跑碼頭，市面見了不少。李李一笑，眼睛看過來。阿寶覺得，李李其秀在骨，有心噤麗質之慨。李李說，認得兩位大哥，比較開心，以後這家店，就是大家食堂，希望哥哥姐姐，阿嫂弟妹光臨。四個人談了一小時，汪小姐與李李先辭。空氣靜了下來。阿寶吃一口咖啡說，滬生想啥。滬生說，忙了一天，頭昏眼花 滿腦袋朝天亂抖，能不頭昏眼花乎。阿寶說，看見了李李，我想到了以前小毛的鄰居，大妹妹。滬生笑說，是有幾分像。阿寶說，白萍有信來吧。滬生說，相當少。阿寶放下咖啡杯，感歎說，大妹妹，還有小毛，多少年不見了，時光真快呀。滬生不響。

○走T台本來蠻時髦，不過加上「跑碼頭」，則入了不入流之野模之流。時間上，亦是早期去深圳「撈世界」的，有故事。

如果《繁花》是癡男怨女的一帖藥，此段便是藥引子。起首兩行，三言兩語之間，正末、副末前後登場，還夾帶正旦三枚之「兩三次皴染」。及末尾，全書生旦淨末丑幾乎悉數亮相或被點名，作為一部之總綱，大戲之標目，即率領「一萬個好故事」競相追逐遁走，「爭先恐後奔向終點」的單聲部賦格主題，這副「冷中出熱，無中生有」的藥引子，神奇如舉重若輕之吊車，就像上海樣板戲《海港》裏的大花臉馬洪亮的那段西皮原板：「大吊車，真厲害，成噸的鋼鐵，輕輕地一抓就起來，哈哈哈哈哈……」

壹　章

壹

阿寶十歲，鄰居蓓蒂六歲。兩個人從假三層 二層洋房坡頂，多被僭建為住房 爬上屋頂，瓦片溫熱，眼裏是半個盧灣區 名已廢，2011 年併入黃浦區，前面香山路，東面復興公園，東面偏北，看見祖父獨幢洋房一角，西面後方，皋蘭路尼古拉斯東正教堂，三十年代俄僑建立，據說是紀念蘇維埃處決的沙皇，尼古拉二世，打雷閃電階段，陰森可懼，太陽底下，比較養眼。蓓蒂拉緊阿寶，小身體靠緊，頭髮飛舞。東南風一勁，聽見黃浦江船鳴，圓號寬廣的嗡嗡聲，撫慰少年人胸懷。阿寶對蓓蒂說，乖囡，下去吧，紹興阿婆講了，不許爬屋頂。蓓蒂拉緊阿寶說，讓我再看看呀，紹興阿婆最壞。阿寶說，嗯。蓓蒂說，我乖吧。阿寶摸摸蓓蒂的頭說，下去吧，去彈琴。蓓蒂說，曉得了。這一段對話，是阿寶永遠的記憶。

○很多年以後，實總有機會從 1918 年行刑隊頭目「處決沙皇家族」證詞中得知，尼古拉二世一家七口的死狀遠超「陰森可懼」。

●批者少時家住黃浦江邊，除了船鳴「寬廣的嗡嗡聲」，還能聽到港務監督在高音喇叭裏厲聲指揮訓斥航船之喝呼，順東南風而至，一樣的胸懷，別樣撫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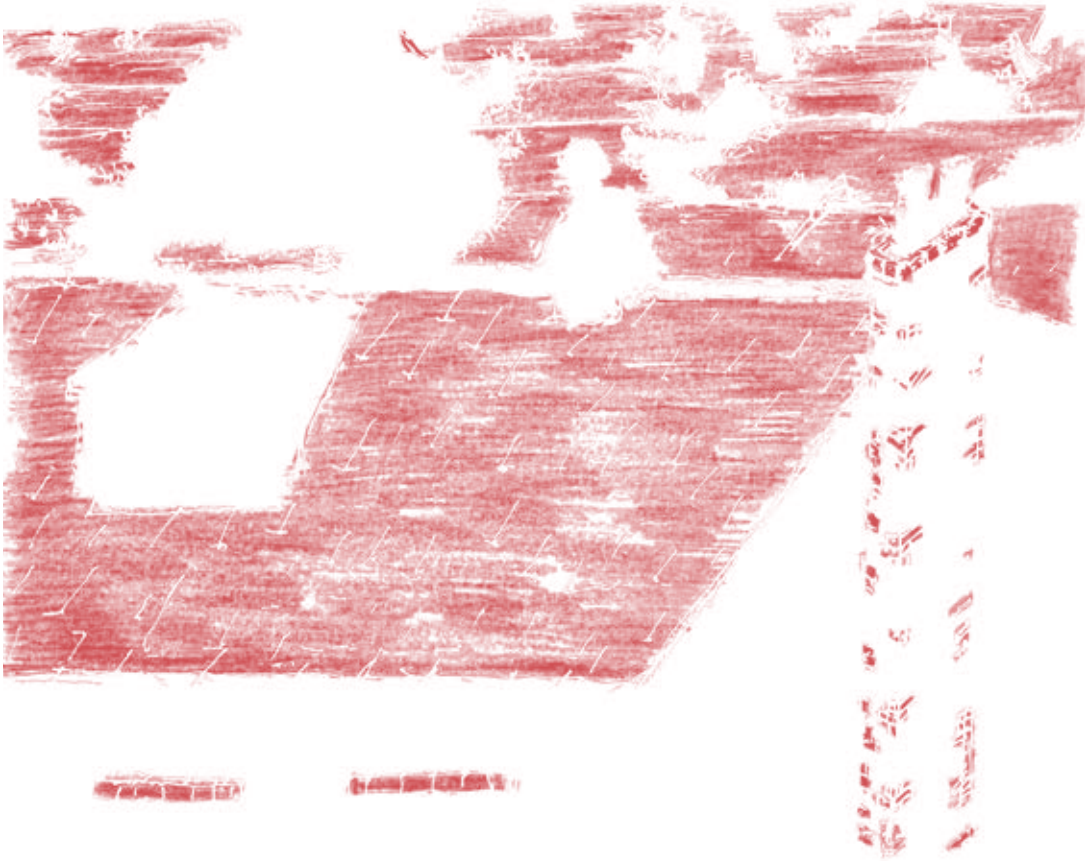
此地，是阿寶父母解放前就租的房子，蓓蒂住底樓，同樣是三間，大間擺鋼琴。幫傭的紹興阿婆，吃長素，葷菜燒得好，油鑊前面，不試鹹淡 吃素尤其吃長素者，大都燒一手好葷菜，屢試不爽，咄咄怪事。

阿婆喜歡蓓蒂。每次蓓蒂不開心。阿婆就說，我來講故事。蓓蒂說，不要聽，不要聽。阿婆說，比如老早底，有一個大老爺。蓓蒂說，又是大老爺。阿婆說，大老爺一不當心，壞人就來了，偷了大老爺的心，大老爺根本不曉得，到市面上蕩馬路，看見一個老女人賣菜。蓓蒂笑笑，接口說，大老爺停下來就問了，有啥小菜呀。老女人講，老爺，此地樣樣式式，全部有。阿婆接口說，大老爺問，這是啥菜呢。老女人講，無心菜。大老爺講，菜無心，哪裏會活，纏七纏八。老女人講，老爺是壽頭，菜無心，可以活，人無心，馬上就死。老爺一聽，胸口忽然痛了，七孔流血，當場翹了辮子。蓓蒂捂耳朵說，曉得了，我聽過了。阿婆說，乖囡，為啥樣樣東西，要摜進抽水馬桶裏。蓓蒂不響。阿婆說，洋娃娃，是媽媽買的，摜進馬桶，「米田共」（糞）就翻出來。蓓蒂不響。阿婆說，鋼琴彈得好，其他事體也要好，要有良心。蓓蒂不響。吃過夜飯，蓓蒂的琴聲傳到樓上。有時，琴聲停了，聽到蓓蒂哭。阿寶娘說，底樓的鄉下老太，脾氣

○蕩馬路即「逛馬路」，前者更多了一種無目的、無用心、無拘無束，隨波逐流的意思。郁達夫《新生日記》所記1927年某日晴天與王映霞女士「吃了一盆很好的魚和一盆鱔絲，飯後陪她買衣料書籍等類，足足地跑了半天，從西門一家書舖出來，走過了一個小電影館，正在開場，就進去看了兩個鐘頭」。當年這場轟轟烈烈的戀愛，與其說「談」，不如說是在上海馬路上「蕩」出來的。短暫「蕩史」，在郁達夫的日記裏滿紙皆是。又：走之改三點水，莫非與上海歷史上的水網交通傳統有關？

●上海話「死了，掛了」。其一清代劊子手為便於砍頭，會把受刑者辮子提起露出脖頸好下刀；其二，電車頂部兩根接線桿俗稱辮子，一旦脫離電線高高翹起，即造成停駛。典出《封神演義》第26回《妲己設計害比干》和27回《太師回兵陳十策》：妲己詐「心痛之疾」，着喜媚「算出」比干的「玲瓏七竅之心」能救。紂王聽之，着比干揮劍自剖而摘之，因得姜子牙符水玄妙之功，比干取心「下台上馬」得以不死，「且說比干走馬如飛，只聞得風聲之響；約走五七里之遙，只聽得路旁有一婦人，手提筐籃，叫賣無心菜。比干忽聽得，勒馬問曰：『怎麼是無心菜？』婦人曰：『民婦賣的是無心菜。』比干曰：『人若是無心如何？』婦人曰：『人若無心即死。』比干大叫一聲，撞下馬來，一腔熱血濺塵埃。」

瓦片溫熱，
黃浦江船鳴。



真不好。阿寶爸爸說，不要再講鄉下，城裏，剝削階級思想。阿寶娘說，小姑娘，自小要有好習慣，尤其上海「尤其」二字尤其。阿寶爸爸不響。阿寶娘說，紹興阿婆哪裏懂呢，裏外粗細一道做。阿寶爸爸說，舊社會，樓上貼身丫鬟，樓下大腳娘姨。阿寶娘不響。阿寶爸爸說，少講舊社會事體 三言兩語，阿寶父母階級出身以及思想覺悟昭然若揭。不是不能講，而是誰來講，怎麼講以及講甚麼。當時流行兒歌「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」，講的也是舊社會。

蓓蒂的爸爸，某日從研究所帶回一隻兔子。蓓蒂高興，紹興阿婆不高興，因為供應緊張，小菜越來越難買「三年困難時期」（1959—1962）之日常，阿婆不讓兔子進房間，只許小花園裏吃野草。禮拜天，蓓蒂抽了籃裏的菜葉，讓兔子吃。蓓蒂對兔子說，小兔快點吃，快點吃，阿婆要來了。兔子通神，吃得快。每次阿婆趕過來，已經吃光了。後來，兔子在泥裏挖了一個洞，蓓蒂捧了雞毛菜，擺到洞口說，小兔快點吃，阿婆快來了。一天阿婆衝過來說，蓓蒂呀蓓蒂呀，每天小菜多少，阿婆有數的。阿婆搶過菜葉，拖蓓蒂進廚房，蓓蒂就哭了，只吃飯，菜撥到阿婆碗裏 大概本來就不愛吃青菜罷。阿婆說，吃了菜，小牙齒就白。蓓蒂說，不要白。阿婆不響，吃了菜梗，菜葉子撳 撳字絕妙 到蓓蒂碗裏，蓓蒂仍舊哭。阿婆說，等阿婆挺屍了，再哭喪，快吃。蓓蒂一面哭一面吃。阿寶說，蓓蒂，阿婆也是兔子。蓓蒂說，啥。阿寶說，阿婆跟兔子一樣，吃素。蓓蒂說，阿婆壞。阿婆說，我就歡喜蓓蒂。蓓蒂說，昨天，阿婆吃的菜包子，是姆媽買的，後來，阿婆就去挖喉嚨，全部挖出來了。阿婆說，是呀是呀，我年紀大了，鼻頭不靈，吃下去覺得，餡子有葷油，真是難為情 菜包一定要用葷油和餡才好吃，從前淮

○舊民俗，遇兔子拜月，人不可傷之，蓋因其正在修純陰通靈中，月圓之夜，黃鼠狼等動物也有站立舉前爪之類似「拜月」行為。又一說，若遇兔子拜人，則大禍臨頭矣。

海路「北萬新」做得最好。蓓蒂說，我開心得要命。阿婆說，乖囡呀，我已經不派用場了，馬上要死了。蓓蒂說，阿婆為啥吃素呢。阿婆說，當時我養了小囡，算命先生講，命盤相剋，阿婆屬虎，小囡屬龍，要鬥煞的，阿婆從此茹素了，積德，想不到，小囡還是死了。阿寶摸摸蓓蒂的頭。阿婆說，唉，素菜也害人呀 無肉不歡者頻頻點頭，當年，比干大官人，騎一匹高頭白馬，奔進小菜場，兜了幾圈。蓓蒂笑笑。阿婆說，見一個老媽媽賣菜，大官人講，老媽媽，有啥菜呢。老媽媽講，天下兩樣小菜，無心菜，有心菜。大官人笑笑。老媽媽講，我做小菜生意，捲心菜叫「閉葉」，白菜叫「裹心」，叫「常青」，芹菜嘛，俗稱「水浸花」。大官人拉緊韁繩，悶聲不響。老媽媽講，豆苗，草頭，紫角葉，算無心菜。大官人講，從來沒聽到過。老媽媽講，有一種菜，叫空心菜，就是蕹菜，曉得吧。大官人不響。老媽媽講，這匹高頭大白馬，蹄子比飯碗大，問馬馬要吃啥菜呢。大官人拍拍白馬說，對呀，想吃啥呢。蓓蒂此刻接口說，馬馬吃胡蘿蔔，吃雞毛菜。阿婆笑笑，手裏揀菜，廚房煤氣灶旁，黑白馬賽克地上，有半籃子彌陀芥菜，阿婆預備做紅燒烤菜。阿寶說，彌陀芥菜，算不算無心菜。阿婆笑笑說，比干大官人，一聽「彌陀芥菜」四個字，捂緊心口，口吐鮮血，血滴到白馬背上，人忽然跌了下來，斷氣哉。蓓蒂說，小兔也要斷氣了。阿婆說，是呀是呀。蓓蒂說，花園裏，野草已經吃光了。阿婆抱緊蓓蒂說，乖囡，顧不到兔子了，人只能顧自家了，要自家吃 要是在鄉下，兔兔也要被吃掉了。蓓蒂哭了起來。阿婆不響。附近，聽不到一部汽車來往。阿婆拍拍蓓蒂說，菜秧一樣的小人呀，眼看一點點長大了，乖囡，乖，眼睛閉緊。蓓蒂不響，眼睛閉緊。

•浙江產大葉芥菜，莖根部有凸起，像彌勒佛大肚子。

○寧波家常菜，加油、花椒、白糖、蔥、薑、鹽、醬油、味精等煸炒、燉製而成。目前上海米其林一星餐廳「甬府」做得最好。

阿婆說，老早底，有一個大老爺，真名叫公冶長 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，排名第二十，還是孔子的女婿，是懶惰人，一點事體不會做，只懂鳥叫，有一天，一隻仙鶴跳到綠松樹上，對大老爺講，公冶長，公冶長。大老爺走到門口問，啥事體。仙鶴講，南山頂上有隻羊，儂吃肉，我吃腸。大老爺高興了，爬到南山上面，吃了幾碗羊肉，一點不讓仙鶴吃。有天，一隻叫天子跳到蘆葦上講，公冶長，公冶長。大老爺走到門口問，嘰嘰喳喳，有啥事體。叫天子講，北山頂上有隻羊，儂吃肉，我吃腸。大老爺蠻高興，跑到北山上面，拎回半爿羊肉，一點不讓叫天子吃。有一天，有一天，紹興阿婆一面講，一面拍，蓓蒂不動了，小手滑落下來。思南路一點聲音也聽不見了。阿婆講第五個回合，一隻鳳凰跳到梧桐樹上面，蓓蒂已經睏了。阿婆講故事，習慣輪番講下去，講得阿寶不知不覺，身體變輕，時間變慢。

○公冶長解百禽之語本事，見南朝梁．皇侃《論語義疏》引《論釋》：「冶長在獄六十日，卒日，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，冶長含笑，吏啟主冶長笑雀語，是似解鳥語。主教問冶長：『雀何所道而笑之？』冶長曰：『雀鳴嘖嘖，白蓮水邊有車翻，覆黍粟，牡牛折角，收斂不盡，相呼往啄。』獄主未信，遣人往看，果如其言。」

這段正在變慢的時光，除「三年困難時期」造成的食品供應緊張，尚可稱歲月靜好，尤其對少年而言。此時，新社會已有七成新，舊社會尚餘三成。然而尼古拉二世、兔子、比干大老爺等等意象層出不窮，又給思南路蒙上了一層不祥之陰影。話說思南路這個街區，不知怎的，一向陰森可人，光天化日尤是。善講紹興式哥特風童話的阿婆，真沒揀錯地方。

貳

滬生家的地點，是茂名路洋房，父母是空軍幹部，積極響應社會新生事物——民辦小學，為滬生報了名，因此滬生小學六年上課

地點，分佈於復興中路的統間，瑞金路石庫門客堂，茂名南路洋房客廳，長樂路廂房，長樂邨居委會倉庫，南昌路某弄洋房汽車間，中國乒乓搖籃，巨鹿路第一小學對面老式弄堂的後間。

○原私立鐵華小學，1913年建校，曾貢獻大批乒乓球世界冠軍，包括後入日籍改名小山智麗的第39屆世乒賽女單冠軍何智麗。

這個範圍，接近阿寶的活動地盤，但兩人並不認得。每個學期，滬生轉幾個課堂地點，換幾個老師上語文算術課，習慣進出大小弄堂，做體操，跑步。五十年代就學高峰，上海婦女粗通文墨，會寫粉筆字，喜歡唱唱跳跳，彈風琴，即可擔任民辦教師，少奶奶，老阿姨，張太太，李太太，大阿嫂，小姆媽，積極支援教育，包括讓出私房辦教育。有一位張老師，一直是花旗袍打扮，前襟掖一條花色手絹，渾身香，這是瑞金路女房東 舞女大班腔調，讓出自家客堂間 客廳 上課，每到陰天，捨不得開電燈，房間暗極，天井內外，有人生煤爐，蒲扇啪嗒啪嗒，樓板滴水，有三個座位，允許撐傘 允許二字可發一噱，像張樂平的三毛讀書圖。滬生不奇怪，以為小學應該如此。通常上到第三節課，灶間飄來飯菜的油鑊氣，張老師放了粉筆，扭出課堂，跟隔壁的娘姨聊天，經常拈 拈字講究 一塊油煎帶魚，或是重油五香素雞，轉進來，邊吃邊教。表現不好的同學，留下來跟張老師回去，也就是轉進後廂房，寫字。一次滬生寫到天暗，張老師已忘記，等到發覺，進來一拎滬生耳朵說，喂，先轉去 回去 吃飯吧，以後上課要乖，聽見吧。一次是黃梅天，滬生跟進後廂房去，張老師脫剩小背心，三角褲，抽出一把團扇，渾身上下扇一氣。男同學講，張老師的汗毛，特別密 重油素雞吃多了？。一個女同學講，

•這句多餘。「不認得」很正常。某種意義上，「上只角」獨門獨戶多，人際關係比「下只角」更生分。

△批者七至十歲也讀民辦學校——所謂民辦，並非今之私立。1950年代嬰兒潮壓力下，教育資源捉襟見肘，遂動員全民辦學。

▲豆腐皮加五香粉入油鍋煎炸，前者多孔，吸油如海綿，名與實皆素，卻葷到不能再葷。〇不捨得開燈倒捨得用油，做人實惠。

天氣太熱了，寫了幾個生字，張老師端進來一盆水，立到我旁邊揩身，張老師講，看啥看啥，快寫呀。兩年級階段，滬生轉到長樂路老式弄堂裏讀書，一次跟徐老師回去，罰寫字。徐老師進房間，先換衣裳，開大櫥，梳頭，照鏡子，聽無線電，吃話梅，之後，剪腳趾甲 本幫長鏡頭慢搖一遍。滬生寫到了黃昏，徐老師從隔壁進來，看滬生寫。滬生抬頭，看見徐老師旁邊有個男人，貼得近，也伸頭來看。徐老師已脫了眼鏡，香氣四溢，春縐桃玉睏衣，搨抹了唇膏，皮膚粉嫩，換了一副面孔。徐老師摸摸滬生的頭說，回去吧，穿馬路當心。滬生關了鉛筆盒子，拖過書包說，徐老師再會。講了這句，見男人伸手過來，朝徐老師的屁股捏了一記。徐老師一嗲，一扭說，做啥啦，當我學生子的面，好好教呀 滬語：別鬧。滬生記得，只有家住蘭心大戲院（藝術劇場）售票處對弄堂的王老師，永遠是樸素人民裝，回家仍舊如此，襯衫雪白，端端正正坐到滬生對面，看滬生一筆一畫做題目，倒一杯冷開水。王老師說，現在不做功課，將來不可以參加革命工作，好小囡，不要做逃兵。

○縐紗面料，名出蘇東坡《洞仙歌．詠柳》：「便吹散眉間一點春縐」。

•包括「逃兵」在內的大批軍事術語，自1950年代開始被廣泛應用，泛指一切消極行為。反義詞為「尖兵」或「排頭兵」。

三年級上學期，滬生到茂名南路上課，獨立別墅大廳，洋式鹿角枝型大吊燈。宋老師是上海人，但剛從北方來。一次放學，宋老師拖了滬生，朝南昌路走，經瑞金路，到思南路轉彎。宋老師說，班裏同學叫滬生「膩先生」，是啥意思。滬生不響。宋老師說，講呀。滬生說，不曉得。宋老師說，上海人的稱呼，老師真搞不懂。滬生說，鬥敗的蟋蟀，上海人叫「膩先生」。宋老師不響。滬生說，第二次再鬥，一般也是輸的 不是一般，是輸定了。宋老師說，這意思就是，滬生同學，不想再奮鬥了。滬生說，是的。宋老師說，太難聽了。